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四十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附集

國史附傳

此本得之巖溪趙侍講家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事高宗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與朱熹相厚善瑀歿幹請授業于熹寓溪山間人跡迫絕孤燈獨坐從孫揭不設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相處從心甚有益父之授以道德性命之旨即領會及門之士皆推高焉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南軒張拭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寧

附集

宗登極熹命幹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艱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彙就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亟盡授幹以所著諸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幹執弟子禮畢師之喪調嘉興府石門酒官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玠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謂今天下事盡委

之二斯役國且自伐何以伐人吳深然之辟入  
幙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諸司辟為臨  
川令白憲臺以死囚走失劫盜不獲當責之巡  
尉不當責之保正兩造曲直未分不當俱寘囚  
圉憲下所陳為州縣式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  
改秩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躍不  
令而政行用舉者薦擢監尚書六部門尋知漢  
陽軍糴客米發常平以賑飢歲制司下令欲移  
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其罷命之至  
然後施行反援鄂州例十分之一求賑助給米

附集

二

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  
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歸者為之結廬民大感  
悅所至以庠序教養為急臨川士多從熹學闢  
縣庠之左為書院以處之朝夕延置問辨以究  
其師之業其在新淦立規程于學曰為諸生講  
論語至漢陽又選老成之士于學為表倡朔望  
講孟子要旨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  
立周程游朱五先生祠而記之以病篤乞祠章  
三上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郡五  
日虜犯浮光郡民恐奔軼四出不可遏即日申

于朝請城安慶躬杖屨督役勞問賞犒不絕役夫與董事者忘其勞民喜得城爭獻錢米竹木皆謝却之半歲土功告成明年虜再犯浮光迫沙窩又明年虜破沙窩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司稟議幹力上祠請即自解印趨制府歷陽軍民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古井中者

附集

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宜數手書密布忠悃委曲曉譬以開其惑又曰人心天意只是一事今諸賢皆引去則失人心多矣如李敬子劉平國李貴之陳

師復豈可不力言之朝乞加擢用以安人心以順天意又曰辟客雖皆出於朝命當擇世之卓然爲人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閣雖百十人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爲益多矣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今皆不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又曰不張皇不勞擾可坐得一二十萬精卒以守長淮數千里之地國家何憚而不爲爲今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

立堡塞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虜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大變爲害甚於虜今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往往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翰言虜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寨斷虜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

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  
奏也幕府憚幹嚴直少年輩或至玩侮幹知不  
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  
閣謝客宴樂不與告其長曰浮光虜退已兩月  
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  
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  
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  
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  
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奔爲丘墟安豐浮光

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痛自咎責出宿  
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  
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審思  
而力行之卧不安枕食不下咽也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  
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  
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  
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  
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  
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

侵宇內騷動 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  
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虜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  
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  
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  
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  
決矣五關失守則蕲黃決不可保蕲黃不保則  
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  
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忠之尤甚共詆排厥

後光黃蕲繼失果如所料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  
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  
行在所奏事又辭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  
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不遠千  
里而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其徒講貫經  
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學者朝夕往來質疑  
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  
明道宮踰月上掛冠請杜門謝絕人事特授承



議郎致仕既歿後數年明人請謚得旨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尋詔謚文肅生平學業見于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遠事情不急於世用謬矣中興以來朱熹之學儻得大用致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今觀其門人巨擘如幹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籌畫闡事忠忱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與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友傳授為斯文寄歟

附集

七

轉官告詞

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立教自任是固國家之斷尊尚也以爾紹興御史瑀之子慶元侍講熹之甥密察精思盡得師傳之正篤行力踐發為賢業之光矧熹於易箒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二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徒思堅正洪毅如幹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愛

焉可特贈朝奉郎

謚議

朝奉大夫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吳昌裔率其屬議曰造道入德之方莫過致知居敬而已堯典首論欽明文思而聖人之道以傳孔門申言博文約禮而聖人之道以立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則窮理之極功也其曰誠意正心曰戒謹恐懼則治心之要法也蓋吾心之靈萬物畢備必主一收斂以澄其源聖賢之書嘉言具列必隨事窮格以精

附集

八

其義二者蓋亦相發不容以偏廢也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先生挈提綱領開示後學者至矣勉齋黃先生自登文公之門即喜此身有所歸宿於是萬事悉置而專探索於義理之淵一物不留而常提省於神明之舍謂學問無窮不可以輕濼浮淺得也則遠而觀諸陰陽道器之運進而求諸精氣魂魄之神大而察諸性道中和體用之貫微而考諸敬義文禮知行之精文公四書口授面講一義必繹一字必訂既

嘗與於討論之事而先生所著禮有續編語有通釋大學有經解中庸孟子有講義尤足以發明師傳未發之言則先生之致知可謂密矣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棗作肅之訓授諸生其操心也靜而一其應物也動而明吾義可安雖簞瓢屢空有所不厭吾志可行雖筦庫卑官有所不屑其任州縣寧以匹夫不被其澤為恥不以一時近利為己功其參幕府寧以殺一不辜為戒不以流俗嫺笑為己病力可以自任天

下之重而見不以禮不肯曳裾於權門才可以經綸天下之經而招非其道不忘志在於溝壑類簷敗壁人不堪憂而風味蕭然嘗有堅壯之志莫齡宿疾歲不我與而講論亶亶一無衰惰之容則先生之持敬可謂篤矣世之學問溺志卑近者既驚於方策而不能存養本原馳心高妙者又略於章句而不務研索義理惟文公發明致知主敬之義每使學者互進功程其說固已內外兼該而先生體貼居敬集義之旨專欲教人點檢身心其工尤為近裏親切是則文公

有功於程氏而先生有助於師門千載師友之  
盛真所謂顏曾之於洙泗矣文公嘗稱直卿志  
堅思苦吾道之託在此無憾則文公之文不在  
茲乎先生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幹又看得肅  
字較密則先生之肅非苟知之乎其允蹈之乎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合二字而  
謚先生夫誰曰不宜謹謚

覆謚

朝奉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王瓚撰到覆謚議曰議謚者奉常

也覆謚者考功也少卿吳公昌裔謚故大理寺  
丞特贈朝奉郎黃公幹曰文肅三復其義而歎  
曰懿哉斯名乎瓚嘗分教歷陽邂逅登公之堂  
矣炙其誨論則旨趣敷暢金奏玉應秩然而理  
也挹其容貌則矩度端嚴霜凝冰沍凜然而威  
也傷今不復見矣可無以寓其形容之意乎竊  
謂道以人而傳亦以人而明吾夫子以身任吾  
道之責與諸門人弟子相講明者大端不過博  
文約禮而已顏子得之而為克己之仁曾子得  
之而為省身之學子思得之而有明辯篤行之

說孟子得之而有敬義內外之辨是以道由夫子而傳至諸子而明矣洙泗而後逮本朝而周程出焉繼之者晦菴朱文公熹南軒張宣公批東萊呂成公祖謙公則受業文公之門者也文公嘗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公亦拳拳於冊書敬怠之格言伊洛精微之奧旨朝夕講誦必欲到徹底處故自格物而至於致知精義而至於入神則明誠之教皆誠明之性形而都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羣疑汰萬境昭融不期文而自文矣非道德博聞者乎自直內而

至於外誠意而至於正心則不睹不聞之中常如手目指視之地家庭燕處之時常如宗廟顯臨之日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期肅而自肅矣非剛德克就者乎抑嘗謂德行文學雖別兩科文行忠信實同一教必志慮寧靜而後可言講學之功必義理貫通而後可言存心之要齊莊中正所以養斯文之原也文理密察所以充此敬之用也文公既以斯道而託於公公亦以斯道自任而發明文公之學位雖不稱其德乃若討論二禮敷繹四書其化今其傳後有補於學

者多矣一時名公與今知院鄭公性之頌述前  
美以贈官卽惠中請于朝論詞褒獎至有密察  
精思盡得師傅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  
且有堅正弘毅不得同時之數公之道至是始  
光明於天下矣 聖上因讀禮書問朱熹適傳  
是黃幹黃榦適傳爲誰又相與編禮門人爲誰  
殿院王公遂抗疏謂公遊文公之門爲後進領  
袖講說著述世多傳誦人以爲學明東南文公  
之功爲大公之力居多請還易名之典詔下奉  
常謚以文肅蓋從少卿之議以充太史之錄謹

附集

十二 延祥 年刊補

議四月九日奉

聖旨依

行實

先生資稟特異自少穎悟絕人氣節剛介志趣  
高遠不屑爲舉子業慨然有求師問道之志一  
登 朱文公之門如魚之得水潛思力踐超於  
流輩默有以察夫虛明純一之體所以主宰一  
身統攝萬理者存而養之無事則至虛而不昧  
應事則至精而不流深居危坐對越上帝雖出  
入道塗必袖書與俱紛華過前未嘗舉目朋儕

笑語於其側若不聞焉始而人甚怪之惟文  
公深知其有得也大本既立以之讀書則有冰  
釋理順之見以之脩身則有省察克治之功積  
而久之則言動食息無一息而非存養精粗小  
大無一事而非講學其學雖以語孟六經為本  
而諸史百家之書未嘗不參同異而求旨歸雖  
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錢穀甲兵技藝之事未嘗  
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  
體愈全而用愈周矣以是心而貫萬事故望其  
容也莊重而坦夷可敬而不可踈味其言也簡

明而醞藉可觀而不可狎其睦親族也盡歡愛  
之至情而不昵以私其交朋友也盡規切之大  
誼而不失之數尊尊貴貴雍容有禮至於秉誼  
執法則不以權勢而少屈臨深履薄犯而不校  
至於當官臨事則不以危難而少懼沉潛靜默  
不露圭角及分別人物之是非邪正則較然權  
衡之不可欺事物之來應之以無心及投機制  
變敏決詳密則合衆人之智有不及撫摩凋瘵  
如護肢體而未嘗事姑息之小惠鋤姦擊暴迅  
若雷霆而錄用其所長則雖盜賊有不棄未嘗

求工於文也或時出而應之其步驟如歐陽公  
加以紀律嚴密理致深遠有一唱而三嘆之旨  
焉若夫剛柔闔闢之妙用出處辭受之大節窮  
通豐約之異宜憂樂休咎之萬變隨其所寓曲  
折萬狀而粹然無利欲之私則貫表裏而徹首  
尾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可誣也世之英偉秀傑  
亦多矣所謂節槩之高而政事之敏記識之富  
而詞藻之華者表表相望至於孝弟忠信可通  
神明捐軀徇國夷險一致安貧守道以終其身  
如先生者近世一人而已羽初見先生於新河

附集

十四

家徒壁立日持蔬食良以對客端坐講論至達旦  
不寐書前輩詩句於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固  
長飢但能守箠瓢何事不可爲識者見之已凜  
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先大夫生平廉介雖仕  
至部使者而貲產不及中人食指浸多日以不  
給太夫人以愛女出適欲割其半以備歸粧議  
者難之先生適自外至曰薄產何足惜吾母之  
意不可拂也欣然奉命友人以急難告者亦捐  
數畝以贖之而箠瓢屢空怡如也時閩帥以才  
智自豪多所傲忽而務交名勝以爲名凡見稱



於朱文公之門者必以虛禮相鈎致先生力引避之未嘗與之褻帥亦敬服其高誼焉丞相趙公汝愚與朱文公厚善聞先生抵中都每對客念其貧且意其必來見也先生聞之曰丈夫豈可爲人憐卒不見之初授台州贍軍酒庫未赴丁家難服闋以文公心喪三年再任監嘉興府石門酒庫前此庫官多子弟武夫爲之旣律身不廉而吏恣爲姦官沽醜薄而私釀橫行故積負上司錢以萬計庫官率以此得罪先生旣至以官本錢自往市米於產米之地凡

附集

十五  
延祐二年刊

募之數最多幕府議奏如格先生曰是不足以  
爲功也卒辭之爲撫州臨川縣令縣父周敞先  
生下車剖決滯訟整葺縣計修明學政退食之  
暇延諸生講論率至夜分臨川負郭縣俗尚囂  
訟豪宗大姓閭里游俠縱橫其中號爲難治先  
生雍容聽斷不動聲色而人自相戒以不犯至  
於故人親戚居其地者往來無間恩禮有加而  
公事至前則斷之以誼不容少撓時楮令方嚴  
民間先以產質金於人至是乘勢以楮如官價  
強贖之訟者紛然先生曰質金者贖以金質楮

附集

十六

卷之二 附集

者贖以楮訟者說服歲適飢旱米價騰踴上官  
議使富民高下出粟以振貧先生曰是未必有  
益於貧民而先擾富室乃出行鄉落酌中以定  
穀價有乘時增價者懲其一二首奉令者褒賞  
之遠近叶應民無艱糶蓋其恩信素孚於人故  
緩急之際令行禁止如此屬峒寇踐蹂虔吉間  
至動大兵以臨之久而未捷憲使李公玉雅敬  
先生時從訪問籌策先生爲募百金之士精其  
器甲勤習擊刺親臨按閱所募不過百人而足  
支千人之敵異時破賊多其力也蓋先生簡易

無我不事邊幅所至樂與賢人君子游雖武夫  
豪將幽人衲子一見如平生驩而人皆樂輸忠  
欵以爲之用凡士俗之好尚民情之休戚戶口  
之多寡閭里之姦邪皆先得之不待設器筭用事  
鈎距而知之也先生平時常言爲令宰而不能  
周知一境之地不足以言政故凡因祈禱迎送  
必躬出入於隴畝閭閻之間或與士友相携持  
以杖屨從事訪問耆老撫摩疾苦如家人父子  
之相唯深山窮谷旌倪聚觀鼓舞歎息以爲有  
生未之見也不惟一邑爲之肅靜至於臺府不

附集

决之訟難集之事采倚辦焉知臨江軍新淦縣  
新淦凋敝甚於臨川而其地與臨川相接吏民  
習知先生治行其未至也已洗心易慮而待之  
矣邑有富人自鄉舉而至分郡符皆以此員得之  
凌暴平民不輸公賦無復有官府先是不快其  
邑主簿誣以不奉楮令告于郡而逐之先生至  
則爲伸枉於諸臺臺伸諸朝明正典刑遷置富  
人於鄰郡於是豪強屏伏而善良吐氣矣縣當  
發總所米斛以數萬計較諸賦籍僅可支十之  
其三則以人戶產苗高下均敷之蓋舊比也

然姦弊自出民之強有力者多幸免而貧弱者必督責如今於是綱額歲虧文移追呼縣道益難支吾先生斷之以公行之以信民皆樂輸而綱額始仍舊貫前此官吏習為玩弛簿書期會之外半為游宴寢息之日綱米雖具而逐日搬發不能百十斛綱舟次岸淹延數月部押官吏稍工棹卒坐糜旅食舟中粒米耗於鼠竊數虧於官而罪歸於綱運之人先生宵中而入倉秉炬而運米部分嚴肅往來井井以一日而辦數日之事不旬日而迄工舳舻銜尾而下舟人嘯

歌公私利之先生察事之明處事之敏類如此知漢陽軍大江東流漢川在其北鄂渚在其南鄂渚則漕臺在焉使者蓋先生之故人也湖北大旱二公謀為救荒之政使者曰寬征以來米商則民可足食先生不為然獨振郡帑之儲仍貸總司錢五萬緡開場糴米命文武寮屬日會食於郡齋退則分局以治事覈實戶口者有人收糴者有人支金者有人先生日往來按視其中皆盡力而吏不容姦米之入者無高量低價之私錢之出者無阻格減尅之弊米商輻湊

糴之患於是北岸熙  
萬口啼飢始謀者反以  
以避之再知安慶府正  
壁頽壞無一可恃先生  
節浮費振劑餘羨升合  
鋪工役悉取諸城隍之  
之先是漕臺調民以轉  
邊所最迥遠度民費泉  
生言餽餉固不可緩宜  
遠民流離怨嗟一郡騷

附集

十九

漕臺督迫狎至先生曰  
之愈堅漕旣詞屈乃他  
具督郵絡繹先生一無所  
去於是巨德先生益深及  
里遠近之差爲番上多寡  
其手吏惟行文書而已法  
皆鼓舞以趨事仍多選士  
時杖屨指麾版築之間規模  
亦崇嚴軌土取堅實隱然有不  
書李公丑節制江淮先生乃

不可以常禮事之貽書規  
戰爲大體先自朝廷進君  
哀痛之詔以激忠義之心  
誠感動人心非兵不講非  
尚虛文然後擇良將明賞  
增事權以重武定軍仍疏  
名以備錄用謂幕中議論  
賢俊與之講切又言虜自  
莫不延頸以歸我宜諭准  
者即以與之然後以吾兵

附集

卅

不暇何暇謀人乎未幾李  
即日馳赴一見箴規闕失  
嘗歷沁淮郡倅多識兩  
知先生之所爲咸歸心  
皆有奮身自效之意而  
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  
公爾忘私之語經遠務  
者宜矣屬朝廷以大理  
祠而中外亦慮其入見  
意叶謀擠之而罷命下

矣先生既歸杜門謝絕人事惟每聞邊報與水  
旱則蹙頰不樂者久之念 文公所編儀禮工  
夫汗漫十未及一二而 文公逝先生身任其  
責中間奔走王事作輟不常每以爲慊及此曠  
閑乃整葺舊書與同志者以卒其業而遠近學  
者咸集其門或自川蜀或自江右於是借鄰寺  
以居之先生朝往夕返日以爲常諸生質疑請  
益氣象如 文公時或有過於思索者先生曰  
以心照書無以心入書可也又嘗言學者役精  
神於文義而不反求諸其心終未免口耳之學

故於講論之際必宛轉而歸諸求放心存天理  
者焉蓋先生歸自安慶而貧不減昔時祠祿之  
入分以贍族屬自奉之具有寒酸所不能堪者  
重以連年跋履險阻暴露寒暑浸以致疾雖力  
疾以對諸生而精力亦頓衰矣乃躬相丘宅於  
北山之原草具數椽於其側謂門人曰死便埋  
我豈不快哉俟祠秩滿即上告老之章會有詔  
起先生守潮陽懇辭再三乃復拜祠命未兩月  
而棄諸生矣前屬纊之一夕猶誦書以教姪孫  
晨興不病而逝衣衾棺槨僅可苟完諸生按

文公家禮扶護以就寗窳而禮書竟未終帙遂  
爲千古之恨嗚呼尚忍言之哉羽載惟 朱文  
公唱道於東南一時宗工鉅儒歛衽推先士大  
夫登門受業者動以千計要其弘毅足以任重  
致遠者自先生之外未有聞焉蓋師友淵源同  
出於一而心領神會或相什伯若有陰扶而默  
相之故斯文興喪夫子以歸之天夫天之生是  
人也不數學者獲親炙而師事之豈易得哉凡  
一言一行動關世教不有以誌而存之則後之  
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竊觀伊川之喪門人有

附集

卷二

叙述之例隨其見聞悉哀集之以備採擇羽愚  
不肖蒙被教誨之日久追想平日之容止語默  
如侍左右摧咽流涕不能自已尚恨中間離合  
之不一於先生之行事終身始末不能盡知其  
大者遠者又不足以知之謹誌一二與夫愚見  
之所及者條具如左以待如先生者出焉而爲  
之筆削云嘉定十四年六月朔日門人林羽叙  
述

鰲峰精舍祠堂記

洪惟我 宋文明之運盛於東南元公周先生



之出于荆純公正公兩程先生之出于淮以至我文公朱先生之出于閩數君子者前後相望於皇至矣於是北方之學日轉而之南我文公之爲南康也靜春劉公清之過我叔父今是公言曰黃直卿他日東南大儒吾子志之今是顧謂燔曰而亦志諸後數入閩欲往從之以踐先訓僅及文公之門而止千里懷人未之遂也文公薨葬有日亟走會葬遇之建陽道間深衣加麻纍纍從柩翊扶無須臾離事至微小亦出經畫竊自語曰是固身乎道者劉說信

矣吾師得所傳矣喪荒已事遂分適逮宰臨川借友朋因之士至語道吏民至施之政坐卧聽事之所晨夕不少曠又語吾友曰吾儕耽理而簡於事并矣自是歲或一二見或書疏數十著而灑掃應對之其然微而其然之所以然近而應事接物之常遠而戒戎作邊蠻方之變思無不周語及詳密又語僚友執友曰勉齋公非所友也所事也歲在己卯書有之曰來季正月便習學致仕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厥初得是氣真是理生在世間今無所用心止得點檢

身心令明靜純潔歸之天地父母焉耳先師發  
明義理至精至備難得肯負荷者又曰南康講  
學雖盛先師有望但不知於身心上如何明道  
對上蔡云諸君來此只是學其說話上蔡請益  
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已者  
明道尚以此箴之俯視今之學者豈不重爲之  
太息乎老矣它無望於世止望先師之學有傳  
耳燔與同志感焉悲惕焉省將就之以取正未  
幾訃書至矣哀哉爲位長號慙不欲生緘辭往  
奠疾故尼之不得與於撫棺臨穴之列宿草纏

悲支衰及墓突然丘于箕山之上人兮何之時  
癸未冬也又四季丁亥之夏四月公之從子輯  
及吾門言曰叔父之祠成於同里鄰郡之善士  
子叔父友也願請文記之有陳侯奕凡二十有五  
人之書在亟拜其辱祿曰吾意陳侯狀而叔父  
公之行來乃先乎此亦足以爲厚矣書之槩曰  
古之有道德以教國子者歿則祭于鬯宗而鄉  
之以經行顯者亦祀之皆所以尊先賢厲後學  
也勉齋黃先生登文公之門纒弱冠刻志苦  
學聞道最深官遊所至學者宗而師之晚歲歸

休講道蕭寺樞衣受業遠近翕然天不憚遺梁  
木興歎學徒追慕逾以彌篤今即其講道著書  
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寓仰瞻以嚴  
崇奉及門之士與乎知尊信者爭捐金買田以  
爲春秋享祀費祠成釋菜朔望胥會各以所疑  
更相質難期刑于教紀其事不於子乎之而何  
之嗚呼悲夫燔老且病屬念公之懿德偉才以  
而未之誌母不能去心此而敢辭幽具之間負  
負何極矧惟陳侯昔吾邦君天下善士曷敢不  
承聽而諸賢崇師尚德之意有加又曷敢不惟

命之承也請遂言之公之學貫事理盡常變一  
死生求傳授固悉見諸言行之實竊復惟念公  
之還自安慶也徘徊廬阜之南北者再月濂溪  
白鹿二書院之士來同燔與九江蔡君念成與  
焉一日語及中庸費隱之旨縱言劇論唱和翕  
如于後蔡君偕哭公墓福之帥守固請開講蔡  
君申演前旨若明著矣而今弗之是也比索公  
書以述訓語得公所答亡友余君宋傑費隱說  
曰費隱非二物但有費則隱以爲之體至  
矣文公之言曰今人所說不得所

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  
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是也熿妄謂自天地以至萬物萬  
事無不各得其理而可指陳者費也即天地萬  
物萬事之理根本之而不可指陳者隱也所以  
見道之無乎不在有用必有體學者加存養體  
察之功而不可須臾離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尚  
願質之巾几之前公諱翰紹興御史公瑀之季  
子云九月望日友人廬山李熿記

附集

其

李弘齋之記久矣丁亥距今三十有七年未  
及鐫諸石朋友語予訪求舊文得之故巖溪  
趙公師恕家藏勒于祠下義和悵然追往而  
爲之辭曰予弱冠而從游兮今耄矣而何爲  
仰喬木而不見兮撫此石而生悲南有鰲峰  
兮維北有箕浩氣凜如在兮游竟乎何之諸  
孤無存兮山有薜薇師友寥寥兮悠悠我思  
鄒魯雖云遠兮源浩浩而流滋沂濂洛之脉  
脉兮接淵泉於聖涯登斯堂之仞闕兮紹興  
刑於武夷遺言猶在耳兮貴身省而心惟肆

來者之勵翼兮監斯文其在茲景定四年夏  
五月門人朝奉郎直秘閣致仕陳義和跋

### 祭文

友生朝請大夫主客官亳州明道宮陳孔碩

嗚呼孰發殺機塵霾公矣滄蛇龍陸起狸犬人拱  
鴟鳩鳴而朝朝蘭芷枯而為茅罔苟生而幸免  
不如死之乂矣一世直方相踵淪斯勵遺此友  
今復奪之愜我良友七十全歸非友是傷我傷  
在時嗟乎師亡友散歷載三七傳言失指逾遠  
彌失賴子諄諄補綴遺軼俾後死者與壽聆微

附集

七

息王事孔艱辟音避劇請閑馬墜餘響習而寂然  
由學是一翁餘日能幾俯仰宇宙此生良已誰實  
為之謂之何哉博膺于學永訣此梧寄愁天上  
埋憂地下畢此餘暉復何為者

又

茲以亡友寺丞黃兄孺人朱氏卜以翌日甲寅  
合葬于長箕山高峯之兆既夕謹遣兄之子鞞  
以酒脯之奠告訣于匱前曰嗚呼國風有云死  
則同穴篤時二人生有貞節死見先人全歸罔  
缺于今卜藏自君康強其安且寧以保後生一

奠告哀永判幽明嗚呼哀哉

門人持服林垌

古之儒者得時行道與夫著書立言其出處不同而憂世拯溺之心一也先生抱負聖賢之業而仕不與時偶臯夔稷契之業未試一二而一簞一瓢之樂雖顏氏子不能過也況夫扶正道於湮微闡伊洛之奧旨補 文公之未備斷者續晦者彰先生其有功於後學多矣毀之者不足以奪譽者之口疑之者不足以易信者之心卓乎其百世之下也文中子有言使諸葛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嗚呼惜哉其亦奈之何哉

附集

六

門人宣義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恕

嘉定十四年春三月壬寅大理寺丞知潮州勉齋黃先生卒吾邦之士大夫皆來哭吊門人學者治喪先一年先生相地於城北匏檝山之原坐坤向艮結廬於其側曰高峰書院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則先生之志定矣其年四月乙丑諸孤稟偏親之命遵 文公之禮奉先生之襄歸于高峰就營葬事從先志也某

義則師生恩猶父子敬以非禴之奠昭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孟氏歿而大學中庸之旨不傳秦漢以來寥寥絕響至周程氏作而此道始明朱文公繼之而此道益著登文公之門海內之士不知其幾人而能抽其關鑰直造閩奧者惟先生一人得精微之傳故文公既歿之後四方學者共尊而師事之執弟子之禮猶文公之存也既而出仕爲邑爲郡至誠悃惓一意在民故所至民皆化之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莫不心悅而誠服也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

哉使其身一日得在朝廷之上行其道焉則見於事業者豈特致吾君澤吾民而已禮樂其有興乎道鉅才大設施未能竟萬分一而世不能容矣歸爲祠官講學于家士之有志者遠近翕然歸鄉不惟教行于閩而江湖巴蜀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裹糧而至者故成就人才於時爲多天下知先生爲一世之英傑時事方殷朝家起之以郡而先生堅卧不出矣於是著書立言以卒文公之業吾黨之小子正賴先生所以裁之曷謂天乃不遺一老而遽奪之耶嗚呼痛哉補

山之俎豆如存華峰之几按猶在午風夜月升  
斯堂入斯室猶如聞其警欬之聲而不見其容  
矣諸生相顧悵悵然其將誰正之也某也蒙先  
生之撫愛爲最父辱先生之教誨爲最深拊膺  
一奠送此晨征傷如之何悠悠去旌故言不足  
於文而哀有餘於情惟先生之虛靈不昧者其  
鑒予誠

門人修職郎南劍州劍浦縣尉張元簡

嗚呼痛哉某顛蒙幸僻年過壯歲始得執弟子  
之禮先生不鄙其拙陋而教之期待之切責誨

附集

卅

之重使得少知踐徑以弗畔先聖先賢之教其  
幸何如也迺去夏五月某隨牒延平先生辱送  
之于參泉諄諄之誨今猶在耳猶幸一水相望  
特信宿間尚得數日嗣音近楊醫便中先生書  
來云久不得見尚或過嶧峽對岸一聚會又數  
日林薄相過又出示先生書云氣塊度不能愈  
甚念一見能泐檄一來否此二書手墨猶濕也  
嗚呼曾謂不數日遽聞終天之痛耶嗚呼痛哉  
職守拘縻既不侍屬續之列又不得預執紼之  
役奔走來歸闐然堂廡寂然門扃拊膺墮淚如



夢如醉問之閻人則曰先生之殯已遷匏檝矣  
痛心如割亟具雞酒犇走山間以寫悲苦嗚呼  
痛哉

門人迪功郎衡州常寧縣主簿林觀過  
嗚呼道之不信學者病之如食必飽枵腹必飢  
先生之道廣大精微至者能言我不敢知然自  
石門之受教越十有七年于茲或考其夷居暇  
日或驗其顛沛流離或覩其陋巷之獨處或觀  
其四國之略施守御史之風則皓首而恐墜篤  
令原之念則一飯而不遺公爾忘私則形之事

附集

卅一

上死而後已則見之事師族姪鄰里無幼賤皆  
撫以恩禮武夫悍卒莫不感激於誠心之披當  
赤子之若保不翅溝中之推納迨彊禦之不畏  
又信矣其安問狐狸辨取舍之義蓋有千駟萬  
鍾之不屑安出處之命不待一丘一壑之足治  
若夫興寐之勤居處之卑飲食之菲輿服之羸  
凡七十載亶如於一日而四千石無異於布衣  
由所欲之不存斯中實而外輝即行以稽其言  
而言果可復按迹以究其用而用皆不違君子  
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可見苟非有本者

如是而何以合時措之宜是以論東南之賢者  
僉舉其稱首講武夷之學者獨詣其無疑溯關  
洛之淵源抑歷歷其可推賢者識其大者閔愚  
魯之多迷在盈虛與亡有此豈容於自欺幸仞  
牆之擊望其免下流之歸嗟吾黨之不淑繫俚  
俚其從誰嗚呼哀哉潮陽之命罄室不支不謀  
于家爰契我龜昔歲時徂辱臨荆扉明當納祿  
致于有司暨昇祠廩 上恩是祗卒成雅志秋  
以為期易簣何驟囊無餘貲本末與聞孰知我  
悲惟德問學殆其在斯士於得師恨不同時從  
游最久恥橐猶垂有聞未行敢昧攸基知恩莫  
報有涕沾頤不辱其門敬矢此辭嗚呼哀哉

門人迪功郎常德府府學教授陳義和

嗚呼九月八日聞先生訃乃知云亡已在春莫  
哭不見斂送不及墓有涕漣如伊阻道道路嗚呼  
蘭摧竹折梁木其仆先生逝兮吾道誰護嗚呼  
日皎玉瑩冰雪其沍四壁遺書一榻蕭寺嗚呼  
天齡七十匪夭其數亦又何悲有用未措朱氏  
之傳親接統緒學道愛人先生情素漢陽之歸  
猶念世故龍舒之行庶幾展布落落時情挺挺

其先導師旨於同志翕傾依而慕羶臘下奉書  
敬義再詢意內外之一致惟持敬之是專先生  
賜答諄悉盈牋謂二者之相爲用須兩盡工夫  
而不偏且曰是理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  
之所以爲聖賢此其爲教迺周程自得之深旨  
紫陽面授之大原顧愚陋之曷進日加惕而乾  
乾尚圖秋末罄扣宗元以正其心以脩其身  
何梁木之告壞遽含恨於終天使當世之欲  
平治則吾先生胡爲而不少延嗚呼痛哉先  
生不可復見紫陽之道幸猶在於遺編自今

以始力索精研務外方而內直幾終得於淵源  
儻是道之未泯斯先生之長存某情均子弟聞  
訃欲奔屬奉親之湯藥弗敢離乎朝昏 又朋  
徒之遠過爲私業之嬰纏悵望弗及有淚漣漣  
聆葬期之尚未庶攀追之有緣酒果薄奠上告  
靈筵慚躬酹之不與託片辭而昭宣哀哉先生  
願鑒其虔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宋〕黃榦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898-6

I. 勉… II. 黃… III. 黃榦(1152~1221)—文集  
IV. B244.9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06794號

ISBN 7-5013-2898-6



9 787501 328987 >

書名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全四十冊)  
著者 〔宋〕黃榦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八三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898-6 / K·1149  
定價 九〇六〇圓

